

T 5235.4 / 4245 (12) 72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4 1963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八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閣叔 著重訂

墓誌銘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

整

君諱立之字斯立姓劉氏吉州臨江人也曾祖諱達祖諱瑄當
五代時避亂皆不仕父諱式官至尚書工部員外郎掌三司磨
勘十餘年能其職世以其官名其家君少孤能自立舉進士爲
福州連江尉睦州青溪主簿宣州南陵令改大理寺丞知婺州
金華縣太子中舍梓州中江縣通判瀘州瀘州接西南夷常

提時事

用武人為守而夷數怨叛議者以謂武人不習夷情以生患宜
 得能吏通判州事君始以材選至則為明約束止侵欺曰必使
 信自我始夷人安之凡君之所更立至今用以為法而夷亦至
 今不叛通判常州知高郵軍累遷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
 比部員外郎知潤州皆有能政以能選為提點福建路刑獄察
 獄之冤死者奏黜知泉州蘇壽與其通判張太冲福建七州皆
 震悚御史考其課為天下第一遷司勳員外郎開封府判官荆
 湖北路轉運使坐舉官免杜衍李若谷范仲淹等皆言方今天
 下多事如劉某者不宜久居于家乃復起為此部員外郎知連
 水軍言事者以謂自元昊反一方用兵而天下之民弊財絀於

提時事

上而盜起於下然州縣吏猶習故態苟簡弛壞如無事時於是

借客

大選轉運使以按察諸路君以選為荆湖北路轉運使他路繩
 吏或過急而被按劾者多不服君所舉察簡而賢否無不當是

又一提時事

時廣西湖南夔峽諸蠻皆叛亂吾所部下溪辰州彭氏蠻亦折

誓柱招集亡命移書州縣州縣使人往者輒囚辱侮慢辰鼎澧

三州守吏皆言蠻叛有迹請加兵詔書問君君曰蠻道辰溪落

鶴水悍激可下不可上其必不敢輒出而辰州土丁勝兵者三

得撫夷大體

萬人宜積粟利兵為備而已因言蠻類雖人宜鳥獸畜其小喇

啾拉觸驅而遠之耳若必擾伏制從至戾其性則噪呼跑蹙駭

起而奔突乃欲力追而捕之則散漫山林我擊而彼逸凡湖廣

之患皆如此也天子以其言然下三州毋得妄動一聽君所為而蠻亦卒無事復為司勳員外郎判三司度支句院改鹽鐵判官假太常少卿接伴契丹使者遂送之明年遂使于契丹還言澶魏築河堤非其時必難成雖成必決不如因其所趣而導之利後河果決商胡君仕宦四十年不營產業自復為司勳員外郎遂不復求磨勘凡三遷皆為知者所薦為人沉敏少言笑與人寡合而喜薦士士由君薦者多為聞人天章閣待制杜杞田瑜是也轉運鹽鐵皆掌財賦而君常以民為先其調率有可免免之其不得已必為處畫使吏不能因緣而民不重費其守官不為勢牽不為利奪為青溪主簿時知州事李階通判朱正辭

以上條次
宦蹟以下
總生平行
謹之大者

以下亦史
業中四件
却又撮提
獨見處

劉、晏、亦、如、此

者皆號強吏喜負其能以折辱下士士皆承望奔走不暇獨君數以事爭而二人者常輒屈其始皆怒後卒歎服共薦之其通判瀘州州有鹽井蜀大姓王蒙正請歲倍輸以自占蒙正與莊獻明肅太后連姻轉運使等皆不敢與奪君曰倍輸於國家猶秋毫耳奈何使貧民失業遂執不與鄂州官歲市茶五十萬斤君為轉運使時三司請益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利茶以為生今官市之多反以茶為病縱不能減奈何增之天子為君許竟一年君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其不可雖寬十年不可也爭之不已後卒為君罷之君在鹽鐵次當舉官掌某事三司使欲用其私人以空名狀請君署君不肯署而求舉者姓名三司

君○臣○兩○得○

國文 卷二十八
使不悅卒命他判官舉之其後三司使竟坐所舉罷慶曆八年
五月遷主客郎中益州路轉運使其年十一月七日卒于官享
年六十有四夫人臨沂縣君王氏贈尚書右僕射礪之女先君
若干年卒五子元卿真卿亦早亡敞今爲大理評事放鳳翔府
推官皆賢而有文章放太廟齋郎尚幼四女三適人一尚幼以
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劉氏顯晦以時亂治有聲王朝自君再世惟德之貽是將久太
曷知其然君實有子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逸調

題案是
絕調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有墓曰狄君之墓者廼予
所記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栗者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
已見於予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
以終先君死生之賜嗚呼予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
官止於一卿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
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爲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
君字仲莊世爲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學自立年四
十始用其兄棐廕補英州真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

縣終君之去無一人為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
 旁之民惟鄧穀為富縣尚書銓吏常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
 私語以一二數之惜為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
 習以昧賄汚令而為自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姦民大吏不使
 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覆率不能奪君所為其州所下
 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
 不為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
 籍強壯為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
 者彼冤民能自伸此令之所欲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罪邪因置
 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為愛我是歲西北初用兵州縣既大籍

可觀

此爭頗

強壯而訛言和驚云當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

霖米踊貴絕粒君發常平倉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即具
 伏事聞朝廷亦原之又為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破
 產之患逾年政大洽乃修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人春秋釋奠
 而興于學時予為乾德令嘗至其縣與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
 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
 也問其一人者曰張及也推及之歲至于君蓋三十餘年是謂
 一世矣嗚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乎君
 其可不惜其歿乎其改之善者可遺而不錄乎君用穀城之績
 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

卒于宿州實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謙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全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滎陽鄭氏生子男二人遵誼遵微皆舉進士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其三尚幼銘曰

彊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爲天善在人宜有後銘于石著不朽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兄弟二人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

文章博學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爲子漸爲人

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

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

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

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

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

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廕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

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

慶曆初韓
范二公罷
相歐公所
最感傷處
故凡於當
時名士序

城河陽二縣僉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
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州堡
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
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
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
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
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為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
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是時天
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
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

誌之文往
往累欷及
此

又以兩兄
弟並不壽
處相感傷

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
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
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于○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

龍○洲○里○其○平○時○所○為○文○章○六○十○篇○皆○行○于○世○男○四○人○曰○材○植○機
杼○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
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近○以○不○長○豈○其○所
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

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
可○嫉○其○如○斯○
○情○
○激○烈○
○岩○
○無○限○深○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悲咽

提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
 君之孤子歛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于生
 猶可伸于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為集次其文而序之
 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為國
 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
 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於其父曰
 吾夫屈于人間猶可伸于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
 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為開封

迭此一句
 歐公稅筆
 而少道處
 不如仍前
 二句且綴
 之曰死而

非歐者
銘其墓則
無以慰其
生之交也
云

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為學士叅
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
以父廕補太廟齋郎調榮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
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
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為
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
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
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
盡革眾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
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

子美之不
為異與世
之譏構可
深

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堦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
市故紙錢會客為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
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
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為君携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

悲咽

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
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為人
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
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

數言曲盡

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
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

女長適前進士趙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為盜無敢
辯其冤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
于朝而至今無復為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此一句又宜子述其
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為之辭庶
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為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為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
今此不為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
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
掩恨兮宜昭昭其永垂

○ ○ ○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
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于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
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
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
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
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
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
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
駭其言由是謫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

盛方摹寫
石先生氣
呀

以上總論
歷平大槩

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畱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

難行之事

復論講遇
事發憤作
為文章

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
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
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
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開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嘗以經術教授
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眾太學之興自
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
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
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
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
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已亦

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眾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謫，焯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

蓋事

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謫焯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又○結○到○魯○人○身○上

唐荆川曰：此文極其變化。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總括生平
不指行事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乎
 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
 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
 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
 文學稱于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
 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
又歸轉行之純篤上
 既見而温温似不能言及卽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
 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
 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

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愨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其

前上

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修為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於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為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僅此數言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

書洵之行

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于彭山之安
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文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
君縱而不問
 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樂城人以官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
 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
 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蔡君山墓誌銘

情詞嗚咽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為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
 為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
 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懼屈
 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為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為
 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
 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
 千為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可以此污吾夫拒而
 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

山間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爲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爲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藁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爲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藁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爲長谿縣尉縣媪一子漁於海而亡媪指某氏爲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爲仇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媪色有冤吾不可不爲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爲媪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

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八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爲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塋于某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爲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爲我銘君山乎乃爲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幼嗟夫
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送柩退之有言死孰謂美乎墓
子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梅聖俞墓誌銘

通篇以詩爲案

誌其沒而
本其問疾
者之衆又
及乎且賻
之衆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
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
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
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
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
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
于宣州陽城鎮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
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

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
 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
 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
 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
 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
 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
 詭一發於詩然用以為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
 王文康公見其文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
 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
 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

似史遷

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徒國子監直講三年冬裕
 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
 惟梅某為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廕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
 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
 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
 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
 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
 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
 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
 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垌曰龜兒一早卒

歐文 卷二十八
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
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
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始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
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
震越渾錚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唐荆川曰一準貞曜誌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八終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九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蘇庠吳紹陵玉繩重訂

墓誌銘

江鄰幾墓誌銘

誌多悲感故人之思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爲人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飭不妄動於利

欲其強學博覽無所不通而不以矜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辯者

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者其爲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

閑遠往往造人之不至善隸書喜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

孝於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

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
求得之批叙歷官覺歷信潞二州司法叅軍又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
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閬州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
中丞又以父憂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
部當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
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君坐落
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
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為羣牧判官出知同
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句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
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為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

天補出治
人著書二
事

樂其簡易至辯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不得而不常用亦不
自以為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
集二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嗣事以為皇嗣國大事也臣子
以為嫌而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為深切
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林學士劉
筠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為立後還其資劉氏得不絕君之論議
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
修起居注士大夫始相慶以為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
亦方自以為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年四
月乙亥以疾卒于京師即以其年六月庚申葬于陽夏鄉之原

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亡恙時爲理命數百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祖諱濬殿中丞贈駕部員外郎妣李氏始平縣太君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安縣君金部郎中或之女先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曰懋簡并州司戶叅軍次曰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迪女三人長適秘書丞錢袞餘尚幼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漢轅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圍城其後子孫分散而君世至今居圍城不去自高祖而上七世葬圍南夏岡出太父而下三世乃葬陽夏銘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不苟嗟乎鄰幾兮卒以不偶舉世之隨兮君子之守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有不朽惟其自以爲得兮吾將誰咎

黃夢升墓誌銘

叙生平交游感慨爲志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
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
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
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
隨予爲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
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
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
復謂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今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

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噓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噓
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
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寓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
何夢升慨然嘆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
羞道于損人也求之不肖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
曰予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辯雄偉意氣奔放若不可禦
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
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
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
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

應前

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

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

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坐其弟滑泣而來告

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為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為之銘

曰

悲慨之音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予之文章電激雷

震雨雹忽止闐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

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

咎徒為夢升而悲

○○ 張子野墓誌銘

總寫交游之情而自任及樂善宛然言外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克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子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况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權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眾皆指為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

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逾○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阻○水○崖○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北○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

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叅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叅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叅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伸郊社掌生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秃且白矣子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

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
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此與江鄰幾文集序同一機軸青莎

薛質夫墓誌銘

可為無後者之慰

故大理寺丞薛君直儒字質夫資政殿學士贈禮部尚書簡肅
公之子母曰金城郡夫人趙氏質夫生四歲為殿直公為叅知
政事拜大理評事遷將作監丞景祐元年公薨天子推恩於其
孤拜大理寺丞公以忠直剛毅顯于當世質夫為名臣子能純
儉謹飭好學自立以世其家公葬絳州質夫自京師杖而行哭
至于絳州行路之人皆哀嗟之質夫少多病後公六年以卒享
年二十有四初娶向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再娶王氏某人之
孫某人之女皆無子嗚呼簡肅公之世於是而絕孟子曰不孝

有三無後爲大此爲舜娶妻而言耳非萬世之通論也不娶而無後罪之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爲罪也故曰孟子之言非通論爲舜而言可也質夫再娶皆無子不幸短命而疾病以死其可哀也非其罪也自古賢人君子未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可朽者非皆因其子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顏回之道著於萬世非其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有子莫如舜而瞽不得爲善人卒爲頑父是爲惡者有後而無益爲善雖無後而不朽然則爲善者可以不懈爲簡肅公者可以無憾也使簡肅公無憾質夫無罪全其身終其壽考以從其先君子地下復何道哉某娶簡肅公之女質夫之妹也常哀質夫之賢而不幸傷簡肅公之絕世閔金城夫人之老而孤故爲斯言庶幾以慰其存亡者已悲夫銘曰

死而有祀四世之間死而不朽萬世之傳簡肅之德質夫之賢雖其闕矣久也其存

尹師魯墓誌銘

歐最得意友亦歐公最着意之文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

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

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

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

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

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于敢為

其所以見稱于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

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

分四件以下一分
應而錯見

處窮達臨禍福處如此

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克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畧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畧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木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敘燕息戍二篇

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則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怜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

可悲

國文 卷二十九
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二女一適人亦卒
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資客其喪于南
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
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
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叙事甚錯綜可誦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
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
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
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
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
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
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
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

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僉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弃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

先生在大學時為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歿經更載焚迹藏脫亂僅傳存眾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偽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

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
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唐荆川曰一生大事或捉在前或綴在後銘詞擬樊宗
師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法度恰好

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

亡矣巧我以銘而葬焉予語之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

嘗不以謝氏銘為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

妹也希深父子為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

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歛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

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

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卑

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從容以和吾窮

本色

夫之賢與婦之賢且見

善

本司馬相
如卓文君
采傳來

悲感、於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其入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豈其屈已下之邪惟以道德焉故合者尤寡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

答陳了

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為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寬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天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歸去兮魂氣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為安

唐荆川曰叙女德簡叙書詞纖悉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叙事畧而蘊思數有法

大中大夫尚書屯田郎中上國柱王公諱利之夫人曰李氏李
 氏世家湖南其父諱昭文官至國子博士贈工部侍郎夫人年
 二十二歸于王氏用夫封隆平縣君後以其子徙封長壽縣太
 君夫人為李氏女事後母以孝聞及為王氏婦以事父母者事
 其舅姑其舅姑嘗稱夫人以誠諸婦曰事我者當如此又以誠
 其諸女曰為人婦者當如此其為母也有三男三女及其老也
 鼎為職方員外郎震太子中舍復太常博士三子者皆有才行
 而復尤好古有文聞于當世女皆有歸孫男六人曰夷仲曰虜

仲曰于仲曰南仲曰武仲曰延仲女五人一亦歸人矣餘尚幼
 夫人享年八十有六以慶曆七年十月十日終于京兆子復之
 官舍周明年二月十七日合葬于河南洛陽大樊原王公之墓
 夫人於王氏積行累功其德備矣不可以編書書其舅姑之所
 嘗稱者以見其為婦之道書其子之賢而有立以見其為母之
 方書其子孫之眾壽考之隆以見其勤于其家至于有成而終
 享其福之厚嗚呼於夫人無不足矣而其子若孫皆曰未也謂
 必有以示永久而不沒者庶幾以慰無窮之哀乃來請銘以葬
 其子之友廬陵歐陽脩為之銘曰
 家成于勤德隆以壽歸安其藏以昌厥後

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

中多摹韓公處

故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之夫人姓
 高氏宣州宣城人也父諱惠連官至兵部郎中母曰廣陵縣君
 勾氏陽夏公諱絳姓謝氏夫人有子曰景初景溫景平景回女
 一早卒次適上虞縣令王存次適大理寺丞李處厚次若干人
 本嫁寶元二年陽夏公卒于鄧州以其年八月某日葬于某所
 後若干年夫人隨其子某官于某州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官
 舍遂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于公之墓夫人初以夫封文安縣
 君後以其子封渤海縣太君謝氏世為名族而陽夏公尤顯聞

于時初公與予俱官于洛陽而公之父太子賓客諱濤尚無恙
少時心却亦右治
 其于景初景溫方為童兒景平始生二三女子皆幼予日至其
 家進拜賓客見其鬢髮垂白衣冠肅潔貌厚而氣清壽考君子
 也退而與陽夏公遊見其年壯志盛偉然方為一時名臣而諸
 兒女子戲嬉樽席之間者皆頽發而秀好於是時夫人以孝力
 事其舅為賢婦以柔順事其夫為賢妻以恭儉均一教育其子
 為賢母後二三年賓客薨于京師又五六年陽夏公卒于鄧又
 十餘年景初景溫景平皆以進士及第景初為某官景溫某官
 景平某官夫人于其舅與夫為婦之禮備于其子立家之道成
 享年若干以卒嗚呼予始銘賓客又銘陽夏公今又書夫人之
 事于碑始見謝氏更一世矣其為之書也宜得其詳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通篇以眾所稱許為誌一變調

太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北海人也皇
 考諱汀舉明經不中後為本州助教夫人年二十三歸于吳氏
 天聖元年六月二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七夫人為人孝順儉
 勤自其幼時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勞組紉織紝其諸
 女皆曰巧莫可及其歸於吳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吾之內
 事無所助而吳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內事不失時及其
 卒也太常君曰舉吾里中有賢女者莫如王氏於是娶其女弟
 以為繼室而今夫人戒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內事惟吾女兄之

法、是、守、至、今、而、不、敢、失、夫、人、有、賢、子、曰、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爲、
殿、中、丞、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今、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
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子、恩、追、封、福、昌、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
夫、人、爲、請、天、子、曰、近、臣、吾、所、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
人、爲、北、海、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竊、享、厚、祿、不、得、及、
其、母、而、天、子、寵、臣、以、此、俾、以、報、其、親、臣、奎、其、何、以、報、當、是、時、朝、
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鄉、黨、鄰、里、皆、咨、嗟、嘆、息、曰、吳、氏、有、子、矣、嘉、
祐、四、年、冬、長、文、請、告、于、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葬、夫、人、于、鄆、州、
之、魚、山、以、書、來、乞、銘、夫、人、生、三、男、曰、奎、奄、胃、今、夫、人、生、一、男、曰、
參、女、三、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

奎顯矣奄早亡胃與參仕方強以一子榮一鄉生雖不及歿有
光孫曾多有後愈昌

唐荆川曰此銘與前作皆是善生發處此是作女人文
字之法也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三十一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閻叔 著重訂

墓表

○○○ 石曼卿墓表

以悲慨帶敘事、歐陽公知得曼卿如印在心、故描畫得會哭會笑、

字：勁挺飛動。公之誌銘固稱絕構其墓表尤一篇不妙蓋表稍主議論而跌宕感慨風神愈出足盡其所長耳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

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游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

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真

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

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

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

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

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

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

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

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

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

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

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

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

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而潰矣今或

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

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

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於理

脫混于酒一節

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吞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
印証視世局無足動其意者
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
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
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
一轉九妙
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
打轉切
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
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于無聞或老且
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于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
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但錄石先生一篇觀收圖志悲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串情如疋練

漢水東至乾德匯而南民居其衝水悍暴而岸善崩然其民尤
富完其下南山之材治室屋聚居蓋數千家皆安然易漢而自
○感○石○隄○一事即為起案
若者以有石隄為可恃也景祐五年余始為其縣令既行漢上
臨石隄問其長老皆曰吾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而嘆求李君

者得其孫厚厚舉進士好學凡自言其世云李氏貝州清河人
君舉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鎮州真定主簿齊化基為吏以強
察自喜惡君廉直不為屈多求事可釀為罪者責君理之君辨
愈明不可汚卒服其能反薦之遷威虜軍判官河北轉運使又

薦為冀州軍事判官吏部籍凡四較考者外皆召還公考當召
 是時契丹侵邊冀州獨乞留君督軍餉課為最多遷大理寺丞
 乘傳至璧州疑獄既還轉運使又請通判冀州督旁七縣軍餉
 課尤多而民不勞遭歲饑悉出庾粟以貸民且曰凶豐甚必復
 使豐而歸諸庾是化吾朽積而為新乃兩利也轉運使以為然
 因請君益貸貝魏滄冀諸州後歲果豐饑民德君粟歸諸庾無
 後者蓋賴而活者數十萬家居三年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許
 留一歲就拜殿中丞歲滿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墜其居若不
 可出君諭之乃得去通判河南未行契丹兵指邢洛天子擇吏
 之能者改君通判邢州其守趙守一當守邢以扞寇辭不任邢

李公東業
 有心致而
 歐公之文
 亦稱

事天子曰李某佐汝可無患守一至邢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

丞王嗣宗辟推直官遂薦為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

謂石隄者孫何薦其材拜三司戶部判官改知建州皆以疾辭

又求知漢陽軍居三歲而漢陽之獄空者二歲卒以疾解退居

于漢旁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日卒於家遂葬縣東遵教鄉之

友于村子孫因留家焉君諱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官至

尚書屯田員外郎君為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余聞古之有德

於民者歿則鄉人祭於其社今民既不能祠君於漢之旁而其

墓幸在其縣余令也又不表以示民嗚呼其何以章乃德俾其

孫刻石于隧以永君之揚

子考古所謂賢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銘見于後世者其言簡而著及後世衰言者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患於不章又備其行事惟恐不為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于絳簡肅公之信于天下而予之銘公不愧于其兄則公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予亦不敢畧而誌諸墓矣今之碣者無以加焉則敗其可以簡而著者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絳之人云

連處士墓表

表處士並從里人之感歛處着色自是一法長厚之行長厚之言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為法曰為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為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闔人自其祖光裕嘗為應山令後為礪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

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為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為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為之罷市三日曰當為連公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為壽春令庠為宜城令處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

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為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云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陽脩述

六平閩五日

頃對觀山文人不時

人士文風皆尚未衰

入管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通篇交情上相累欷

君諱谷字應之世為開封尉氏人曾祖節祖遇皆不仕父炳為

總署

鄭州原武縣主簿因留家焉今為原武人也君舉進士及第為

宋制以觀察推官從參軍而知陽武縣又以通判眉州入

河陽河南主簿蘄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

為員外郎而復知陽武縣可見當時重令職如此

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

以下覆詳

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九君為人剛介好學問事父母孝與朋友

信其為吏潔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予為西京留守推官

風雅跌宕

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游雖他掾屬賓客多材賢

專以高病相感慨立

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其間年尚少獨苦肅病肺吐血者已

十餘年幸其疾少間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愛而止之君曰我
豈久生者耶雖他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其後同府之人
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騁者喪其十八九而君癯
然唾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君雖病病而力自為善居官
為吏未嘗廢學問多為賢士大夫所知乃知夫康強者不可恃
以久而羸弱者未必不能生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何而強者
不自勉或死而泯滅於無聞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于後世君
其是已君嘗謂予曰吾且暮人耳無所以于世也尚何區區於
仕哉然吾常哀祿之及於親者薄若幸得不死而官登于朝冀
竊國家褒贈之寵以榮其親然後歸病于原武之廬足矣乃益

○總前末有法

買田治室於原武以待君自河南蘇州累為名公卿所薦乃遷
著作為郎官贈其父太子中允母朱氏京兆縣太君於是遂致
仕歸于原武營其德政鄉之張固村原將葬其親卜以皇祐五
年十一月某日用事前四日君亦卒遂以某日從葬于原上予
與君遊久記其昔所謂予者且哀君之賢而不幸又嘉君之志
信而有成於其葬也不及銘乃表於其墓君娶祝氏封華陽縣
君有子曰損試將作監主簿至和二年三月七日歐陽脩撰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以三人同里同志行特不同遇處相感慨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為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郢

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為乾德縣建

光化軍歐氏遂為乾德人脩嘗為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

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

一人曰尚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

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

于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既

而皆以進士舉於鄉而君獨黜於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

出身為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叅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
 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尚為州縣吏
 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
 為鄧公友也君為吏廉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
 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
 人之為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動
 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為異則其幸不幸
 豈足為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于一時而窮者泯沒於無
 述則為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
 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為鄧城縣令世勛舉進士君以天
 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通篇交情相感欲更比諸篇有生色文章中之國風也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

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

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脩為

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甌命太原王顧以

丹為隸書納于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

君于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

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

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

故舊之情

寫事真

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為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為樂而君為人靜默修潔次堯夫行已處甚畧而以尹師魯之誌為案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為其府推官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為詩間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

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

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

君如吉十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

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

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盖八九死矣其幸而在

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

是豈足道哉惟為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

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碑碣於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為

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通篇篇意感在以此

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叅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專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贖宗族朋友人有慢已者必厚爲禮以

愧之其爲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一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司理叅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謚曰諷曰諍曰說曰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撰次封君墓表此為最調

嘉○祐○四○年○冬○天○子○既○受○裕○享○之○福○推○恩○群○臣○並○進○爵○秩○既○又○以○
及○其○親○若○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章○閣○待○制○尚○書○戶○部○
員○外○郎○唐○君○得○贈○其○皇○考○驍○衛○府○君○為○右○羽○林○將○軍○府○君○諱○拱○

字○某○其○先○晉○原○人○後○徙○為○錢○塘○人○曾○祖○諱○休○復○唐○天○復○中○舉○明○
經○為○建○威○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仕○吳○越○王○為○唐○山○縣○令○累○贈○
諫○議○大○夫○父○諱○謂○官○至○尚○書○職○方○郎○中○累○贈○禮○部○尚○書○府○君○以○
父○廕○補○太○廟○齋○郎○改○三班○借○職○再○遷○右○班○殿○直○監○舒○州○孔○城○鎮○
澧○州○酒○稅○巡○檢○秦○州○鹽○場○漳○州○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日○

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府君孝悌于其家信義於其朋友
 廉讓於其鄉里其居於官名公鉅人皆以為材而未及用也享
 年不永君子哀之有子曰介字子方舉進士皇祐中嘗為御史
 以言事切直貶春州別駕當是時子方之風竦動天下已而天
 子感悟貶未至而復用之今列待從居諫官自子方為祕書丞
 始贈府君為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其為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
 侍御史裏行又贈府君為右監門衛將軍其為尚書工部員外
 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判官又贈府君為右屯衛將軍其遷戶
 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又贈府君為驍衛將軍蓋自登于朝以
 至榮顯遇天子有事于天地宗廟推恩必及焉府君初娶博陵

崔氏贈仙遊縣太君後娶崔氏贈清河縣太君皆衛尉卿仁冀
 之女生一男介也五女長適太子中舍盧圭次適歐陽昊早卒
 次適橫州推官高定次適進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郎陳起慶
 曆三年八月某日以府君及二夫人之喪合葬于江陵龍山之

東原後十有七年廬陵歐陽脩乃表於其墓曰

議表

嗚呼余於此見朝廷所以褒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
 見士之為善者雖湮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遲速
 顯晦在其子孫然則為人之子者其可不自勉哉蓋古之為子
 者祿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矣今之為子者有克自立則尚有
 榮名之寵焉其所以教人之孝者篤于古也深矣子方進用於

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待焉

胡先生墓表

胡安定生平所著見者師道一節故通篇摹寫盡在比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臯人

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

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遵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

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

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

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

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

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

大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內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廼居太學遷大理寺丞

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

纔是胡安

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

定結果

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

嗟歎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

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

遠思

蔡君謨具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

廬陵歐陽脩述

○ 瀧岡阡表

幼孤而欲表父之德也於其母之言故為得體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

其阡非敢緩也盖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

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

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母以

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隴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

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

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

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

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
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
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
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
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
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
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
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
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
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

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
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
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
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
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
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
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
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目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
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
也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

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
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爲龍圖閣
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大夫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
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
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
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
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
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
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嗚呼

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
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
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
于碑旣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
脩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
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
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
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
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
戶修表

○ ○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獨解知端州一事甚可誦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進士及第為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

解在後

守奪一官徙置黃州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編校秘閣書籍遂為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為人外和怡而內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

自國家以下九
行一氣直馮然
轉注頓挫尽妙
如决懸滔于百

之溪雖一姓莫
御而隨山后為
曲折也

君居杭學為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入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秘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剡鄰邑也其民聞其來謹曰此刻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群居恂恂人皆愛親之盖其召自諸暨也新開提以才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新開提國家自削除僭偽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山海荒濶列郡數十皆為下州

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眾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人既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饑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

善言攝

罪中甲其功

用後事發前事

官已而知其賢復召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宋受命之明日
 建言請復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胥
 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再生然猶
 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乃用其校理歲滿所
 當得者即以君通判永州方待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
 甲子暴中風眩一夕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
 郎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
 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太君君娶饒氏封晉陵縣君
 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隣皆舉進士曰恩兒纔一歲女一
 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愈君既卒天子憫然推恩錄其

子隅為太廟齋郎君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焉未嘗
 見戚戚之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
 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與論著君
 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惻其思焉

丁元珍失守端州一節生平瑕指處歐陽公曲意摹畫
 以覆之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三十終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三十一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闈叔

著重訂

祭文行狀

祭謝希深文

韻語中長短錯綜而寫情可涕

維年月日具官修謹以明日祗役于滑謹用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副閣舍人謝公之靈嗚呼謝公性明於誠履蹈其方其於死生固已自達而天下之士所以嘆息而不已者惜時之良況於吾徒師友之分情親義篤其何可忘景祐之初修走于峽而公在江東寓書真州哀其親老而勉以自強其後二年再遷

漢土風波霧毒凡萬二千里而會公南陽初來謁公迎我而笑
與我別久憐其貌若故而氣揚清風之館覽秀之涼坐竹林之
修蔭泛水芰之清香及告還邑得官靈昌走書來報喜誅于章
罷縣無歸來客公邦歡言未幾遽問于牀不見五日而入哭其
堂嗚呼謝公年不得中壽而位止于郎惟其歿也哭者爲之哀
不識者爲之相弔或賻其家或力其喪嗟夫爲善之效得此而
已庸何傷富貴偶也壽夭數也奚較其少多而短長若公之有
言著于文行著于事材著于用既久而愈彰此吾徒可以無大
恨而君子謂公爲不亡滑人來迎修馬當北而不卽去者以公
而徬徨始脩將行期公餞我今其去也來奠公觴茲言悲矣公
其聞乎抑不聞也徒有淚而浪浪尚享

祭吳尚書文

交似疎而感獨深也字爲韻貫到篇末

嗚呼公平余將老也閱世久也見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
多也士少勤其身以干祿仕取名聲初若可愛慕者衆也既而
得、其、所、欲、而、怠、與、迫、於、利、害、而、遷、求、全、其、節、以、保、其、終、者、十、不、
一、二、也、其、人、康、強、飲、食、平、居、笑、言、以、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偉、
然、而、或、離、或、合、不、見、幾、時、遂、至、於、衰、病、與、其、俯、仰、旦、暮、之、間、忽、
焉、以、死、者、十、常、八、九、也、嗚、呼、公、乎、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既、
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殞、泣、至、於、失、
聲、而、長、號、也、惟、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

國文 卷三十一
廷以講國論而久留于外宜享壽考以爲人望而遽云長逝此
搢紳大夫所以聚弔于家而交朋故舊莫不走哭于位豈惟老
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尙享

祭資政范公文

范公與公同治同難故痛獨深

嗚呼公平學古居今持方入員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
謂公好訐公曰彼善謂公樹朋公所勇爲謂公躁進公有退讓
謂公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議衆排有事而思
讐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平
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
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平欲壞其棟先摧榑榱傾巢破殼
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懼誰爲讜論是不仁哉嗚呼公平
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歿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

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辯愈久愈明由
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祭尹師魯文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
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麋鹿之羣猶不
容於其間兮遂卽萬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
若愛子者之衆而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
方其奔顛斥逐困死艱屯舉世皆寃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
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
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
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
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

國文 卷三十一 四
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
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
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子文寓辭于
里侑此一樽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享

祭蘇子美文

哀哀子美命止斯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
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
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于於文
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
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尙可破壞子於窮
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
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
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尙享

國文 卷三十一 紀行琢辭子宜余責送終卹孤則有衆力惟聲與淚獨出余臆

祭石曼卿文

凄清逸調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後歸於無
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
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
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尖兀崢嶸而埋藏
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
尺產靈芝而九莖柰何荒烟野蔓荆棘縱橫風凄露下走燐飛
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呻
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鼯此

國文 卷三十一
自古聖賢亦皆然。今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
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
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尚享。

祭丁學士文

悲痛慷慨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
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爲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
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
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慙快一時。要其
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衰冕。不祀桓魋。孟軻
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修身。而俟擾擾
姦愚。經營一世。迨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
死爲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

獨弔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罹於放斥
 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掄揚嗚呼元
 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為此
 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

祭程相公文

韻味自佳

嗚呼公於時人氣剛難合予實後進晚而相接一笑之樂淋漓
 酒卮十年再見公老子衰公遽如此予存幾時人生富貴朝露
 之、光、及、其、零、落、祇、益、悲、觴、惟、可、喜、者、令、名、不、忘、士、窮、閭、巷、念、不
 逢時公位將相韜能不施公居廟堂有言諤諤白首于外愉愉
 其樂酒酣氣振猶見鋒鏑惜也雖老神清志完手書未復計已
 在門昔者樽酒歌歡笑謔今而一觴涕淚霑落死生忽焉自古
 當然撫棺為訣夫復何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

蔡公寬重正直處摹寫有生色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公幼依
 外舅劉氏能自力為學初作詩已有動人語今相國李公見之
 大驚謂公之皇考曰兒有大志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
 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
 說試禮部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
 貢士當賜第者攷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
 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為無能過
 者亟以第一賜之初拜將仕郎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太守王臻

第而并本其題試

書公及

奇

治政嚴急喜以察盡為明公務為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為之不
冤逾年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偽稅印為姦利者已逾十年
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此所謂法出
而姦生者邪是為政者之過也為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
皆釋而不問濰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為善人由是風化
大行天禧二年還京師當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悅公居
數月不得召久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召試拜著作佐郎直集
賢院階再加為宣德郎勳騎都尉主判三司開拆司賜緋衣銀
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勳上騎都尉今天子即位遷右司諫真
宗新棄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

知制誥公拒不往益堅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已連
黜公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為權臣所脇得罪
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為其用者皆志懼獨公終無所屈
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中知雜事判
流內銓賜服金紫改三司戶部度支二副使轉勳輕車都尉借
給事中奉使契丹天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
會靈宮判官克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開國子食
邑五百戶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為記而宦者羅崇勳主營寺
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為記當得叅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
數趣終不以進崇勳怒讒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

客影主

士出為西京留守是時魯肅簡公方叅知政事爭之太后前卒不能留以親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公田之租數千石又請悉除京東民租弛其鹽禁使民得賈海易食以救其饑東人至今賴之皆曰使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飢者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侯增邑戶五百為一千階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內銓遷給事中勲護軍增邑五百為千五百戶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太妃為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止不追班太妃卒不預政止稱太后於宮中復為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

京師有指荆王為飛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吏鞠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詔公窮治迹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為京師為之恐動公以謂謬妄之說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荆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拜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邑戶五百為二千四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為叛蠻不可納宜還其部公獨以為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之荆湖賜以閒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當為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為亂殺將吏十餘人宜桂以西皆警朝廷頗以為憂景祐

元年遷禮部侍郎叅知政事二年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勲柱國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爲后公爭之以爲不可自辰至巳辯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決橫壠改而北流議者以爲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趣以導之可無澶滑壅潰之患而具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澶滑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騷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爲正人縉紳之士倚以爲朝廷重三年頻表求解職不許明年遂罷以戶部侍郎歸班改賜推誠保德功臣

勲上柱國久之出知潁州寶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于官公在潁州聞西方用兵惻然有憂國心自以待罪外邦不得盡其所懷使其弟稟言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朱宋至潁潁之吏民見宋號泣拜於馬前指公嘗所更歷施爲曰此公之迹也其爲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薦士如楊偕郭勸劉隨龐籍段少連比比爲當世名臣公爲人神色明秀鬚眉如畫精學溥聞寬大沉默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其蒞官行已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尙書於今爲三品其法當諡敢告有司謹狀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

敘事中矩矱

君諱逖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仕僞唐爲監察御史李氏國除以族北遷獻其文若干篇得召試爲汲縣尉冠氏主簿凡主簿二歲縣民七百人詣京師願得君爲令遷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事是時趙普爲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甕中甕滿輒出而焚之未嘗有所肯可獨稱君爲能曰其言與我多合又二歲徙江華令未行轉運使樊知古薦其材拜太僕寺丞磨勘錢帛糧草監永城和糴知海陵監三歲用監最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監泗州排岸司遷贊善大夫監永興軍

國文 卷三十一 十四
摧貨務遷太常丞知鼎州州雜蠻蠻喜以攻劫爲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爲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歎曰夫政民之庇也威不先去其惡則惠亦不能及人君政旣行盜皆亡入他境約君去乃還遷國子博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害省州縣之役皆稱旨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漢蕭何所爲君行壞堰顧其屬曰鄼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爲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爲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堰成歲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遷尚書主客員外郎京西轉運使徙荆湖南路荆湖

南接溪洞諸蠻歲出爲州縣患君曰鳥獸可馴况蠻亦人乎乃召其酋豪諭以禍福諸蠻皆以君言爲可信訖三歲不以蠻事聞朝廷君罷來朝真宗面稱其能會有司言荆南久不治真宗拜君度支員外郎知府事荆南鈐轄北路兵馬於荆湖爲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材用員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遷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徙知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其死而無歸者皆寓其家於揚州故其子弟雜居民間往往倚權貴恃法得贖出入里巷爲不法至或破亡其家君捕其甚者笞之曰此非吏法乃吾代汝父兄教也子弟羞媿自悔稍就學問爲善人風俗大化歲滿在道得疾卒于高郵君少孤事其母兄

以孝謹開常戒其妻事嫂如姑而未嘗敢先其兄食衣雖弊兄
不易衣不敢易初違命候遣其弟朝京師君之故友全惟嶽當
從以其家屬託君惟嶽果留不返君善撫其家為嫁其女數人
李氏國亡君載其家北歸京師以還惟嶽歷官四十年不問家
事好學尤喜孫吳兵法初在偽唐數上書言事得授書郎遂遷
御史王師圍金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留上江陰持兩端
李氏患之以謂非君不能召雄君走上江以語動雄雄即聽命
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深水君曰此非柵兵之地留之必敗
乃戒雄曰兵來慎無動待我一夕吾當入白可與公兵俱入城
君去王師挑之雄輒出戰果敗死君至收其敗卒于人而去君

少慷慨卒能自立於時其孝謹聞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
材能稱於其官是皆可書以傳謹狀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三十一終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三十二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蘇庠吳紹陵玉繩重訂

頌賦雜著

會聖宮頌

借誦以感諷天子臨享此公持大體處

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之制作宮于永安以備園寢欲以盛陵邑之克奉昭祖宗之光靈以耀示於千萬世甚盛德也臣永惟古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先興業造功警動覺悟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丕大以纂修乎舊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前人是以前根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

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皇帝陛下以神聖德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離繼而明卽位以來於茲十年勤邦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宮示天下孝親執籩豆三見於郊日星軌道光明清潤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承命歡和以賓奔走萬里顧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移發召之期而犀珠象牙文馬鼓玉旅于闕庭納于廡府如司馬令無一後先至德之及上格于天下極于地中浹于人而外冒于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威聖功效見如此太祖創造基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太宗征服綏來遂一海內睿武英文之業真宗禮樂文物以隆天聲升平告功之典陛下夙夜虔共嗣固洪業纂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顯顯昌

昌益大而光稱于三后之意可謂至孝況春秋歲時以禘以祫則有廟祧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郊廟明堂之位篆金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流于樂府象德之舞見于羽旄惟是邦家之光祖宗之爲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宣著陛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人之德謂無以加而猶以爲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室以望神遊土水之功嚴而不華地爽而潔宇敞而邃神靈杳冥如來如宅合於禮經孝子警咳思親之義愚以爲宮且成非天子自臨享則不能以來三后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不先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詔豈難於動民而遲其來耶特以龜筮所考須吉而後行耶不

然何獨留意於屋牆構築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思耶況是宮之制夷山爲平外取客土銀石伐木發兵胥靡調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興爲之功恐愚無以識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諱數日之勞沛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之臣採風俗以問高年亦堯舜之事也古者天子之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聞臣是以不勝惓惓之心謹采西人望幸意作爲頌詩以獻闕下辭曰
巍峩穹崇奠京之東有山而崧齋淪道源滙流而淵有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太祖太宗真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惟陵之氣常王而喜鬱鬱蔥蔥

帝懷穹旻受命我宋造初于屯帝念先烈用顧余家宣力以動赫赫三后重基累構旣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惟永圖其傳在予曰祖曰宗有德有功于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予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後之宅旣宅且安后來游止弗宮弗室神何以驩廼相用原廼得善地地高惟丘廼以荆灼廼訊龜寶龜告曰猷帝命家臣而職我事而往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官無取於民伐洛之薪陶洛之土瓦不病窳柯我之斧登我之由木好且堅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宮成翼翼在陵之側須后來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序殿兮耽耽黼帷檐檐天威可瞻庭兮植植鉤盾虎戟容衛以飾太祖維祖太宗維弟真宗維子

三聖疑疑有以奠位于此而會聖兮在天風馬雲車其來僊僊
聖會于此靈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既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
聖降當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既克祗而來胡遲其下臣修
作頌風之

○
○
跋唐華陽頌

公所誦玄宗及所論佛老惑人處本旨俱極痛快可誦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
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
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爲不無
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
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
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
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
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

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尤○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

筆力如畫沙印泥

秋聲賦

蕭瑟可誦雖不及漢之雅而詞緻清亮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鏗鏘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夫此秋聲也胡爲而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烟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艸綠縹而爭茂佳木蔥蘢而可悅草拂

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乃其一氣之餘烈
 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為金是謂天地之義氣
 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
 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
 盛而當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人身上絕妙惟物之靈百憂
 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于步必搖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
 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稿木黧然黑者為星星
 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艸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
 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余之嘆息

憎蒼蠅賦

極力摹寫已屬透矣但有俗韻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為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又無蚊蚋之利嘴
 幸不為人之畏胡不為人之喜爾形至眇爾欲易盈杯盂殘瀝
 砧凡餘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
 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為
 害也至要若乃華櫬廣廈珍簾方牀炎風之煥夏日之長神昏
 氣蹙流汗成漿委四肢而莫舉眊兩目其茫洋惟高枕之一覺
 冀煩歎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而見殃尋頭撲面人袖
 穿裳或集眉端或沿眼眶目欲瞑而復警臂已痺而猶攘於此

之時孔子何由見周公於髣髴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徒使
蒼頭丫髻巨扇揮颺或頭垂而腕脫每立寐而顛僵此其為害
者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一
日之餘閑奈爾眾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酎因
之沒溺或投熱羹遂喪其魄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
忌赤頭號為景迹一有霑汗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搖頭鼓
翼聚散條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酢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
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為之太息此
其為害者二也又如醯醢之品醬醢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珣
聖之固濟乃衆力以攻鑽極百端而窺覲至於大哉肥牲嘉肴
美味葢藏稍露於罅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纔稍息於防嚴已輒
遺其種類莫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
臧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為害者三也是皆大者餘悉難名
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為精宜
乎以爾刺讒人之亂國誠可嫉而可憎

怪竹辯

只看他空中設相相外歸空

謂竹爲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爲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蒼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蒼龜而取決是則枯艸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蒼

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爲有知不可謂爲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著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雜說三 并序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見日月星辰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之聲益急其感于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蚓食土而飲泉其爲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其亦有所求耶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耶苦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耶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耶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耶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

星隕於地腥礪頑醜化爲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

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蘊而為思慮發而為事業著而為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有道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欲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惑者方曰足乎利欲所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為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已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為哉夫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

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疆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

中多近道之言

論尹師魯墓誌

錄此以見歐公爲文其用意如此世之覽者不之知其好訾之如彼然而公之沒且五百年矣其知公而猶未盡其所欲訾公者猶時時見之予不能無慨云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畧故條析其事再述于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修於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

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爲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爲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事不可徧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爲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

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爲師魯稱冤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意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辯師魯以非罪蓋爲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讐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辯也今止真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狗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絛輩

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苟合于理
未必爲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
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
李翱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
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
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
足聽哉脩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
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爲師魯
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
伊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友爾豈恤子輩哉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
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弊筐貯
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
次序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
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
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
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
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
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已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

國文 卷三十一
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
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
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
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于今
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于
速而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
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于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
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
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
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沉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

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
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為
喜退不為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
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
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
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為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
道萬世所其尊天下所其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
尤惜之

大部之古文因書所藏昌黎集而補錄之宋人家所有舊本而
 錄萬世祖其真天下視其尊而皆也予欲以此本錄以其書然而
 此字宋錄書萬卷圖昌黎去主集為善此則和平韓因之文之
 本皆必末而如五之徒是於卷則不長今不於前善重錄其如
 李陵書風錄於今世各本而錄錄亦錄出三十半開問人言善
 喜思不為對者蓋其志去安而祖學皆宜然也與本出於異文
 各譽而于變師之用結亦志平人而曰矣如于之卦數數不為
 以道和我而如變師於長時而學之限年之期以善豈祖以意

讀李翱文

其結胎全在感當時事上歸重於憤世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
 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
 謂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
 以翱為秦漢間好俠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
 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
 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况迺翱一時人有
 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
 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

賦曰眾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悲之心為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翺憂者又皆疏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必有指豈公自謂耶

書梅聖俞藁後

知音之言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懽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篋者篋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各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脈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

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以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益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曩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旣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尙能歌之爲詩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爲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

樂與詩歌之

本相通處歐

公厚寫殆盡

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津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耶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藁而寫

國文 卷三十二 十七
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
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藁猶伯牙之琴絃乎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三十二終

